

● 侦探故事系列

● 侦探故事系列

● 侦探故事系列

● 侦探故事系列

侦探故事系列

请你当法医

QING NI DANG FA YI



21 世纪出版社

前言

侦探故事，以其曲折离奇的情节，智勇双全的人物，爱憎分明的立场，丰富多彩的知识……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少年朋友们对这一类书尤为喜爱。

在侦探故事中，出现最多的人物是法医、侦探、刑警和法官。当然，还有大大小小的罪犯。

案件一发生，首先赶到现场的，也许是法医。

法医，他要以医学、生物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和技术，对现场进行勘察，对物证进行鉴定，对案情进行分析……他要为侦查和审理案件提供科学的资料和证据。

接着出现的，该是侦探了。他们从扑朔迷离、杂乱无章的案情中理出头绪，寻找线索，然后顺藤摸瓜，明查暗访，获取罪证，确认罪犯。

与侦探同时出击的，该是刑警了。他们跟踪追击，搜寻赃物，缉捕凶手，捉拿罪犯，将他们押上法庭。

在庄严的法庭上，法官至高无上。他们心如明镜，博学多闻。他们明察秋毫，明辨是非。他们秉公执法，一锤定音。他们使冤案得以昭雪，使罪犯得到惩处。

当然，故事中的主角，也许是单一的角色。他或许是个著名的法医，或许是位神勇侦探，也许是名威严的法官……但也可能文武双全，集刑警、法医、法官于一身，是人们心目中的侦探英

雄！

古往今来，世界上发生了多少神秘莫测的奇案、冤案！又曾涌现了多少大智大勇、执法如山的侦探英雄！罪犯们密谋策划、暗杀绑架、伪造现场、制造假证、窝赃销赃、毁尸灭迹……无恶不作。但最终都被法医查出破绽；被侦探找到证据；被刑警捉拿归案；被法官量刑定案。这一过程，构成了一幅又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展示了一次又一次智力的抗衡。

其实，阅读侦探故事，也就是作者设谜和读者解谜的过程，是读者判断是与非，区分美与丑，辨别真与假，衡量善与恶，体会爱与恨……的过程。

这里收录的古今中外 300 余则故事，分门别类，合成四册。这些故事情节曲折，逻辑严密，推断准确，知识丰富。

为了增强少年朋友们的阅读兴趣，每篇故事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份，详细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娓娓动人的故事中留下蛛丝马迹，设置迷津，让读者去分析思考。第二部分是故事的结尾或尾声，揭示出事实真相或破案秘密，给读者一个意料不到的答案。

少年朋友们阅读这些故事，既可启迪智慧，增长见识，学到一些法律常识，还能培养自己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时，少年朋友们还能从法医、侦探、刑警、法官们在探案、办案、审案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中，在他们那种机智顽强的拼搏精神中，获得百折不挠的勇气和除恶扬善的人格力量。

目 录

烧猪验尸	1	“鬼屋”之谜	63
撑伞验尸	5	吃人的凶手	66
死得蹊跷	9	“神火”之谜	70
供词有诈	13	谁勒死了他	73
两颗脑袋	17	恐龙的子孙	76
镰刀血痕	21	古堡奇案	80
假伤？真伤？	25	被烧焦的通缉犯	84
尸体显形	29	谁偷了钻石	88
砒霜疑案	33	催眠术	92
门挂女尸	37	触电案	95
狡贼翻供	40	锁孔的秘密	99
案中案	44	法医检验法医	103
肺水肿的秘密	47	弹孔的学问	106
两个烟蒂	50	门房杀人案	110
夜半枪声	54	死因辨别	113
谁是真凶	57	燃烧的汽车	117
湖中女尸	60	泥土作证	120

拿破伦之死的启示	125	不溶的牙托	217
危险的试验	129	第二声枪响	220
花与猫	133	除草剂和葡萄酒 ...	223
甜甜的“毒药”	138	病菌杀手	227
为了孩子	142	果酱馅饼	231
“告别”交响乐	146	毒蜂案	235
烟鬼之死	149	白色球杆	239
他坐着死去	153	欲盖弥彰	243
无名尸	157	少女杀母	247
纽扣撒满地	161	被人控制的专家 ...	251
有毒的蛋糕	165	七只黑猫	254
千里缉凶	169	死亡之吻	258
阀门上的棉纱	173	防不胜防	262
黑色粪便	177	山路车祸	265
唯一的凶手	181	纸上的可口可乐 ...	268
陌生指纹	185	溶洞碎尸案	271
剖腹案	189	“水鬼”宫殿	275
手段相同	193	死在沙发上的道拉	279
证据在胃液里	197	奇怪的失窃案	283
胃里的沙粒	201	树下疑案	287
麻袋里的女尸	205	错位	291
女导游	209	嗅觉之误	294
奇怪的房间	213	痴迷瑜伽功	297

烧猪验尸

三国时代的吴国句章县，有一天出了一件案子。

一个名叫唐三龙的人，被火烧死了。

据目击者说，那天夜里四更时分，突然唐家传出极为繁密的雷火爆炸之声，不多一会，一片红云腾空而起，烈焰窜出屋顶，满天火星密如骤雨，交相激射，映得附近一片通红。

唐妻披头散发，赤着一双脚逃出屋外，大呼小叫着惊动了不少邻居街坊。

众人忙取来木盆水桶提水洒泼，哪里灭得了，不到一个时辰，已梁塌柱折，好端端的一座房屋已成了一堆瓦砾。

唐三龙在床上已被烧成了一段枯炭。

时隔一天，唐家人一状告到县令张举那里，说是唐妻杀了唐三龙，然后放火烧的屋。

张举将唐妻传来。

唐妻来到公堂上，只是捶胸顿足，放声哀号。

张举问道：“本县问你，火着时，你在什么地方？”

唐妻边抽泣边答道：“民妇也在卧室里。”

“那为什么你逃出来了，他大男人一个倒反被烧死？”

“回大人话，这夜拙夫喝醉了酒，火起时民妇再三推他拉他，

都叫他不醒。他的身子蛮重，民妇背他不动……后来火越烧越大，民妇只好孤身逃了出来。”

张举道：“你夫家人告你是先杀人后放火，你有何话说？”

唐妻道：“这是因为他们贪图夫君留下的一点田产，故意要害死民妇，以便独吞。望大人替民妇作主。”

张举先叫她下去，然后叫来了本县有名的一个仵作。

这仵作姓陶，名元晋，五十来岁年纪。只见他两鬓如霜，形容枯槁，满腮灰白胡子，模样儿猥猥琐琐，直似个市井光棍一般。只是他祖传干仵作这一行，对于验尸断案很是在行。

张举对他十分器重。

张举带了陶元晋及一应公人，来到了火烧现场，只见屋塌瓦碎，余烬还在冒烟。

唐三龙已被人抬到瓦砾堆旁的一个临时搭建的验尸棚内。

陶元晋走进验尸棚，先朝尸体一拱手，道：“公务在身，得罪莫怪。老兄在天之灵保佑，我陶元晋定如实将验伤情况禀报张大人，让大人公正定夺！”

说完了，他取下背上的小包裹，打开了，里面都是些铁签、小刀、剪刀之类。

他先在双手涂抹上一层蜡，正反左右上下地翻看唐三龙这已被烧成一段臭烘烘的焦炭似的身子，然后取出一根铁签，撬开他的嘴巴，低下头去细细张望了一番。

他放下铁签，双手一拍，晃晃悠悠走到张举身边，附着他耳朵道：“张大人，这厮是被人谋杀的无疑。”

张举挑起眉毛，道：“你……你就看了这一盏茶不到的功夫，……这是大事，可不好信口胡说。”

“大人放心，这个小的担保。大人不信，死鬼双拳紧握便是明证。凡是活活烧死的，死鬼不论喝得多醉，自然而然双手张开护

住脸面，因为脸上是人身最痛的部位。眼下死鬼双拳紧握，这多是被勒死、闷死的征兆，更何况——”

张举一挥手，道：“我知道，你先站在一旁，待我再问这个女人。”

陶元晋答应一声，规规矩矩站在边上了。

张举又将唐妻叫来，问道：“刚才忤作报来，说死者死时双拳紧握，这是先杀后烧之征。你因何杀死你夫，还要焚尸毁灭，快快招来！”

那女人一听到这话，不由脸如土色，但她心存一线希望，只是“砰砰”磕头，口里大叫冤枉。

张举一时奈何她不得，拿双眼去望陶元晋。

陶元晋上前一步，对唐妻道：

“瞧你这个婆娘，果然想得一条好计，以为杀了人只消焚尸烧了，定然辨认不出来。刚才张大人已经指出，你还敢撒泼不服，这就难怪你有这个胆量杀人了！”

唐妻哭哭啼啼道：“你这个遭千刀的老小子，定是得了唐家人的好处，且来欺负一个无助的妇道人家。这样口口舌舌的乱说，难道不怕死了鬼来剜你的舌头吗？”

陶元晋生气道：“瞧你，瞧你，骂起我来了。也好，我叫你来个口服心服。——张大人，请吩咐人去取来死猪活猪各一头！”

张举头一点，吩咐差人马上办到。

不一会，一死一活的两头猪已运到。

陶元晋吩咐将活猪用铁索捆好，又在两猪上下堆好柴，放火烧了。

约一个时辰，柴完火熄。

陶元晋取出铁签分别撬开死猪和活猪的嘴巴，让张举和唐妻看了。

看的结果如何？

答案

陶元晋先让大家看了两猪的嘴巴，又让他们看了唐三龙的嘴巴，说道：

“你看，这猪是死后被烧的，这时死猪已不会呼气吸气，所以口中没有一丝半点的灰烬；而活活被烧死的那只猪，临死还在呼吸，故而一口的灰烬。唐三龙的嘴里干干净净，这证明正是死后才被烧死的。现在，看你这婆娘还有什么话说？”

话未说完，唐妻已跪倒在地，哭着招供道，她因为受不过唐三龙的虐待，趁他酒后亲手勒死他，然后放火烧屋，企图毁灭罪证。

撑伞验尸

北宋年间，李处厚出任庐州慎县县令。

这天中午时分，李处厚正要休息，只听见外面一片吵闹声，听声音像是什么人要进来，差役拦着不给进来。

他踱出去一看，见是一个农妇哭得天悲地惨，言不得、语不得，好不悲伤。

李处厚道：“你们放她进来说话。”

这农妇边递上一纸请人写的状子，边啼啼哭哭地诉说，大意是：她丈夫邬烈西，三天前一早上山打柴，为了争一棵枯枝，与邻村柴狗子争吵起来，后来发展到了打架。不料柴狗子身壮力大，将邬烈西狠狠揍了一顿。她丈夫回家后吐了两口血，歇息了三天，不但不见好，却于今天上午死了。请求李大人作主严惩柴狗子。

李处厚马上带人去了当地。

他先传来柴狗子。只见柴狗子是个瘦小的汉子，不像是个行事心狠手辣的穷凶极恶之徒。

李大人问他：“柴狗子，有人告你三天前殴打了邬烈西，有这回事吗？”

柴狗子道：“大老爷在上，小人上山打柴是天天去的。三天前

上山，邬烈西也是看见的，只是好走好散，未曾与他吵过架，更别说打架了。”

李处厚道：“你见到他时，边上有没有其他人？”

“这倒没有。”

李大人道：“那么你就逃不出嫌疑了。至于你到底打了没打，等验了尸再说。”

他将随身带去的仵作俞记福叫上来，吩咐对邬烈西的尸体进行检验。

俞记福是个年轻人，干这一行才两年。

他同助手将尸体抬到木板上，开始验尸。

通常验尸的方法是将尸体裸露了，用糟块或石灰水在皮肤上冲洗、敷搨。

凡俞记福所知道的验伤方法，都用上了，就是不见有伤。他写下验伤报告，递交给李大人，说未验得有伤。

李大人皱起了眉头。

那农妇见说没伤，马上捶胸顿足，放声大哭，一会儿说俞记福不中用，一会儿又说李大人不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

几个公差大声吆喝她，还是止不住。

那农妇猛的又记起什么来，转身进屋去床底下摸出一件粗布短衣来，摊在李大人面前，道：

“大人看看，这是我的男人生前吐出的血迹，怎么会没有伤？”

李大人又叫俞记福验了。

俞记福验后证明确是人口中吐出的血。

但是，光这点血可不能判柴狗子的刑呀。

柴狗子又跪下道：“大老爷，刚才验尸也验过了，已证明没伤。可见与小人无关，大人就放小人回去吧。”

李大人一时拿不定主意，说：“这案子还没有了结，委屈你先在城里收几天监。如果你真的没罪，本县一定为你洗刷。”

但是那农妇还不肯罢休，扑在柴狗子身上，手揪口咬，头撞脚踢，闹个没完。

李大人光火道：“大胆刁妇，竟敢胡闹？若不是看在你是寡妇，下面又有孩子，少不得要将你抓起来判你一个诬告罪。”

农妇这才稍稍收敛，嚎天哭地走到一边。

回去后，李处厚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凭直觉感觉到这农妇虽然泼辣，却不像是做作。他私下里召来村长问过，这妇人与柴狗子素不相识，无怨无仇，不像故意要冤枉他。会不会是邬烈西平素与柴狗子有仇，这回自己摔伤了，临死前故意冤枉他？不过摔伤也有伤痕呀。

正在为难，一个名叫都去病的老吏上前来道：

“大人还在为今天的这个案子烦恼吗？”

李大人道：“是呀，真不知是怎么回事。都先生有什么高见吗？”

都去病道：“卑职多嘴一句，不知是不是瞎说？”

“你但说无妨。”

“大人有所不知，咱们县里原来有一个仵作，姓宋名章民。卑职曾听他说过，有些伤一般检验不出来，非得用特殊方法检验不可。这人早已退休，现在家度晚年。”

李人大喜，马上派人请来，将这事说了。

宋章民年岁虽大，身子骨却很健朗。他道：“小老去试一试，十分把握却不敢说。”

第二天，李大人再次带人来到邬烈西家门口。当时这尸体经验尸完毕，已进了棺。李大人吩咐再取出尸体来，让老仵作再次验尸。

农妇见这次验尸是个老的，有了希望，就不再吵闹。

只见宋章民睁着半开半闭的眼睛，道：“李大人，这次验尸非同一般，不等到中午是不能动手的。”

李大人只一点头，肚里不太高兴，心想这老头子要摆点架子吧。

众人见李大人点了头，虽然摸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也只好耐着性子等着。

这宋章民为何一定要等到中午才动手验尸呢？

答案

好不容易等到中午将近，宋章民才打开自己随身带来的一把赤油雨伞。这把雨伞好大，撑开来，足有通常四把伞那么大。老件作吩咐助手将尸首的衣裤扒了，赤条条挺在伞下。

这时太阳直照在伞上，宋章民手拿一碗水，一口一口细喷在尸体上，青青斑痕一一显现出来。俞记福站在一旁，一脸的惭愧。连李大人也不得不佩服老件作的能耐。

原来，柴狗子虽然长得瘦小，却练就一身好拳脚，邬烈西正是被他打死的。只是他发的是内劲，伤痕一时查不出来罢了。

死得蹊跷

宋朝时，福州城里有陈、洪两家，世代结有怨仇。

他们同住一条街上，可是只要一见面，不是打就是骂，从不拿一个好脸色给对方看。陈家办喜事了，洪家就要在门口烧纸；洪家有丧事，陈家就在自家门口大放鞭炮。这样，怨就越结越深了。

这天下着雨，陈关孟的儿子陈少年从洪家门口走过，不小心脚下一滑，摔了一交。洪家几个孩子在门口玩，见了一齐大声哄笑。

陈少年大怒，爬起来指着这些孩子破口大骂。正在气头上，不管什么粗言秽语，有如急风暴雨一般直扑洪家大门。

这骂声惊动了屋里大人，出来一看，正是对头，一齐涌出门来，拳头脚尖齐上，直打得陈少年晕头转向。虽然陈少年也还了几下手，到底对方人多势众，只好眼青鼻肿着回家去了。

自此，两家的仇又深了一层。

不料就在当天黄昏，陈少年的老爹、六十挂零的陈关孟单身一个，跌跌撞撞冲进洪家屋里。众人只道他来评理，一齐喝骂。哪知他并不回嘴，只是红着两只眼睛，见物就摔，见人就咬，直像发疯似的。

洪家人也不是好惹的，便与他推推搡搡起来。只是见他这把年纪，不好重拳重脚对付他。这样闹了约有一顿饭的功夫，陈关孟陡然间“砰”的一声倒在地上，双手双脚抽搐，不一会儿，便断了气。

这件事可闹大了。

陈、洪两家虽然几代打打闹闹，五天一小闹，十天一大打，甚至打折胳膊打断腿的事，也发生过，但从未死过人。这回死了人，人命关天，洪家也一时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陈家一见老爹死在洪家人手里，当然不依，马上一张状子告到府里。

这时的知府姓王名臻，看了状子，立即将洪家一家成年男人悉数捕来。

洪家人自知理亏，申辩说是他自己赶上门来闹事的。他们也没怎么打他，就只是制止他摔东西，他自己倒在地上死了，实在不是他们打死的。

王臻道：“当时在场的，除了死者，都是你们洪家人，没人好作证，且等检验报告出来再说。”就吩咐将这一干人全收了监。

验尸的是个中年仵作，名叫韩四。他干本行倒是挺熟的。尸体送来后，立即在衙门前面的广场上搭棚搁板，边上围上绳圈。韩四则独自一个坐在门口一条长凳上，搁着二郎腿，等待助手们干完那些杂事。

冷不丁，一个男人捱近他身边，道：“韩大哥请了。”

韩四回头一看，认识是邻街的闲汉杨巴儿，道：“杨大哥近日少见，在哪里发财？”

杨巴儿使了一个眼色，道：“我这么一个穷光棍，有什么财可发。能借一步说话吗？”

韩四道：“真对不起，这会儿公务在身，不能陪你。等干完了

这一桩，咱们再酒店里会如何？”

“那时候就迟了。”

韩四看了他一眼道：“有什么好买卖吗？”

“正是，只要韩大哥能按小弟的话稍微抬一抬手，大哥可得20两白花花的银子；小弟也能捞到几个酒钱。”

“是吗？有话你说好了，这儿没人听见。有好处为什么往外推？”

杨巴儿嘻嘻一笑道：“韩大哥果然是明白人。其实也只一句话：验外不验内。”

韩四一愣，道：“什么叫验外不验内？”

杨巴儿道：“韩大哥是聪明人，还要我再说第二遍吗？事成了一定照数奉上。咱们老酒店里见。”

说着，他在韩四的手背上亲热地拍了三下，自顾自走了。

韩四怔了一忽儿，暗忖：莫非这死人上有诈？

这时验尸棚已搭好，一切安排就绪。韩四取出一应家伙与药物，按老规矩，先检验外伤。检验结果只是一些轻微外伤，压根儿不是要害致命之伤。

这时，韩四才猛然省悟：什么验外不验内，原来致命伤正在体内。杨巴儿是受人之托，要他瞒下真伤的情况。这会对谁家有利益？他是世代干仵作这一行的，怎么可以贪图这几个昧心钱？

这么一想，他就上前将外伤的检验结果报告了王大人。

王大人道：“你看需要验内伤吗？”

韩四道：“回大人话，最好是先验肚子里的，若再验不出，就验头颅。”

王大人道：“如此最好，务必验出个眉目来。”

验尸结果如何？

答案

韩四答应一声，取出锋利的小刀来，边想：“这20两银子是冲掉了，就算是买个良心吧。”

他划开死者的肚子，拉出胃来，又划开了，只见胃里漆黑一团。取出一点细看，凭着他的经验知道，这是吃下了当地民间一种叫野葛的野生植物。这类植物下肚后发作不快，但毒性强烈。显然，陈关孟是事先吃了野葛再上洪家寻事去的。

韩四如实禀报了。

王臻明白真相后，十分赞赏韩四。他立即判洪家无罪，只罚了他们几吊钱为陈关孟办丧事用；倒是陈家子孙，因明知父亲以死诬人，反起哄闹事，个个被打了一顿屁股。